

# 朱子語類

二十一

論語

漢書門			
九	四	八	類
七	〇	一	函
四	一	八	架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〇	漢
八	一	八	書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 9 )
函號	298	25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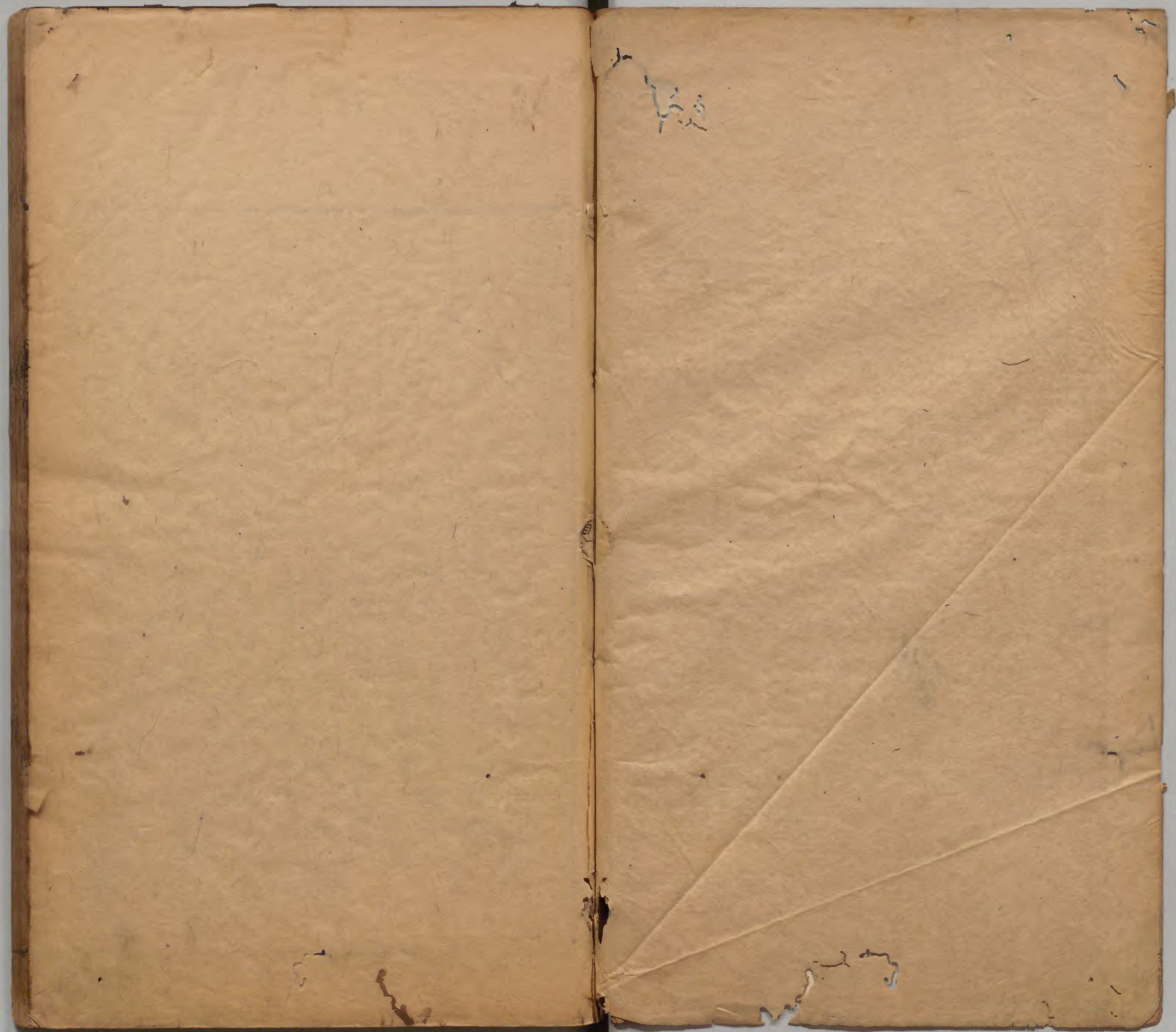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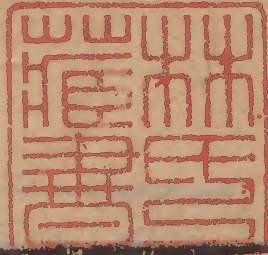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重錄朱子語類卷二十



宗

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楸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論語三

卷二十

學而篇上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壽昌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璘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間

到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

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為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為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為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雜學習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柰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義剛

或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

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淳

問注云學之為言効也効字所包甚廣曰是如此博學謹

思審問明辨篤行皆學効之事也驟○容錄云人凡有可効處皆當効之

矣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注中更好銖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

謂習義剛

讀書講論修飭皆要時習銖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

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伯羽

或問學而時習之曰學是學別人行是自家行習是行未

熟須在此習行之也履

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

學做此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

朝朝暮暮習這克己復禮學効也是効其人未能孔子

便効孔子未能周公便効周公巫醫亦然淳

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

賀孫

且如今日說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

二第三番思之便是時習今學者才說了便休學家  
問如何是時習曰如寫一箇上字寫了一箇又寫一箇又  
寫一箇當時先生亦逐一書此上於掌中節  
國秀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是知習是行否  
曰伊川云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這未說到行知  
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  
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  
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  
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  
知上不習便要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  
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賀孫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  
行上習否曰是如此柄

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  
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  
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於中  
則說極有深意

此生今誦生同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頃以近者譬  
得分曉乃可如小子初投讀書是學也今讀百數十遍  
是時習也既熟則不煩惱覆不得此便是說也書字亦  
然或問中云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工夫習是未能而求  
能底功夫以此推之意可得矣雜說載魏帝三三橫兩  
屠兒割肉與稱同伎見解得是習字亦善謹矣皆說習  
王見二人答後却云臣解得是習字亦善謹矣皆說習  
熟之意先生  
然之過

學而時習之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  
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道夫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  
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  
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備兩說某意可見兩段者各只  
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  
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  
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寓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  
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齊一段  
為習於行據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慣熟

了却行無不當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  
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思與行  
亦不可分說賀孫

坐如尸立如齊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齊及做時坐常  
是如尸立常是如齊此是習之事也卓

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只是儻侗說成一  
箇物恁地習以見立言最難某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  
尸方始是習立常常照管教如齊方始是習逐件中各  
有一箇習若恁散說便寬了淳

坐如尸立如齊謝氏說得也踈率這箇須是說坐時常如  
尸立時常如齊便是今謝氏却只將這兩句來儻侗說

了不知這兩句裏面倘有多少事逐件各有箇習在立  
言便也是難義剛

方叔弟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  
工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則得又問尋未  
古人意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  
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大雅

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己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祖道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  
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  
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  
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

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  
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時舉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曰所以欲諸公將文  
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謂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  
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  
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  
見明作

問有朋自遠方來真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  
朋友遠來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  
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  
知樂則發散於外也謨方來



鄭齊卿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曰舊嘗有信從者衆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衆則豈不可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未人傑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是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

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己則久久自有此理

祖道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曰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實大氣象常人褊迫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今不必說朋來遠方是以善及人如自家寫得片文隻字而歸人有求者須當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處只是待他來方可告之不可登門而告之若登門而告之是徃教也便不可如此卓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語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

人曰謂如傳得師友此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喚  
做及人如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  
得及人容

或問有朋自遠方來程先生云推己之善以及人有舜善  
與人同底意不必如此思量推廣添將去且就此上看  
此中學問大率病根在此不特近時爲然自彪德美來  
已如此蓋三十餘年矣向來記得與他說中庸鬼神之事也  
須要說此非功用之鬼神乃妙用之鬼神窻纏說  
去更無了期只是向高乘虛接渺說了此正如看屋不  
向屋裏看其間架如何好惡如何堂奧如何只在外畧  
一綽過便說更有一箇好屋在又說上面更有一重好

屋在又如喫飯不喫在肚裏却向上家討一椀來比下  
家討一椀來比濟得甚事且如讀書直是將一般書子  
細沈潛去理會有一看而不曉者有再看而不曉者其  
中亦有再看而可曉者看得來多不可曉者自可曉果  
是不曉致疑方問人今來所問皆是不曾子細看書又  
不曾從頭至尾看只是中間接起一句一字來備禮發  
問此皆是應故事來問底於已何益將來何用此最學  
者大病謙

程氏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此說是若楊氏云與  
共講學之類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資人相  
共講學安得有朋自遠方來璘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  
不樂則何以爲君子時舉云說在己樂有與衆共之之  
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外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  
能悅則樂與不愠自可以次而進矣時舉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是中心自喜說樂便是說之發  
於外者說樂

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道夫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  
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受人知了至此而後其能不要  
人知爾若煅鍊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  
它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人不知不愠

人不知而不愠爲善乃是自己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  
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飯了可必問外人  
知與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拱壽

問人不知而不愠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  
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  
而亦爲之不平况其不知己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爲  
難時舉

氏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此等句極好君子  
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人傑

問學者稍知爲己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  
言不知不愠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

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其便是愠愠非忿怒之謂賀孫

或問不亦樂乎與人不知而不愠曰樂公而愠私君子有

公共之樂無私已之怨樂時舉不愠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人不已知則不愠樂愠在物不在已至公而不私也鉄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盖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

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

難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

愠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夔孫曰義剛錄同見朝陽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

學何事便須着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

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愠

否道夫總論

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到熟後自然說否曰見得漸漸

分曉行得漸漸熟便說又問人不知而不愠此是所得

深後外物不足為輕重學到此方始是成否曰此事極

難愠非勃然而怒之謂只有些小不快活處便是正叔

曰上蔡言此一章是成德事曰習亦未是成德事到入不知而不愠處方是成德文蔚

吳子常問學而時習一章曰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己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下句即因人矣又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銖

黃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愠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

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日君舉在三山請其人學中講

說此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

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可謂作怪淳○黃錄詳別出

問學而首章把作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有朋自遠方來是如何若把始中終三箇字括了時便是了更讀箇甚麼公有一病好去求奇如適間說文子只是他有這一長故謚之以文未見其他不好處今公却恁地去看這一箇字如何解包得許多意思夫繫西西人好拗人說臭它須要說香如告子不如孟子若臭恁地說時便人與我一般我須道告子強似孟子玉介

甫嘗作一篇兵論在書院中硯下是時他已參政劉貢  
父見之值客直入書院見其文遂言庶官見執政不應  
直入其書院且出少頃廳上相見問劉近作劉遂將適  
間之文意換了言語答它王大不樂退而碎其紙蓋有  
兩箇道此則是我說不奇故如此因言福州嘗有姓林  
者解學而時習是心與理爲一有朋自遠方來是巴與  
人爲一人不知而不愠是人與天爲一君舉大奇之這  
有甚好處要是它們科舉之習未除故說得如此義剛  
問橫渠解學而時習之云潛心於學忽忽爲他慮引去者  
此氣也震看得爲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便如  
此橫渠却以爲氣如何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

也不柰何得如人擔一重擔盡力擔到前面忽擔不去  
緣何如此只爲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  
曰所以不魯下得工夫病痛在何處曰有所養曰  
所謂養者以直養否曰未到以直養處且持其志無暴  
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震又云其初用  
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  
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  
而自熟謙說

范說云習在己而有得於內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外恐此  
語未穩先生問如何卓云得雖在人而得之者在我又  
安有內外之別曰此說大段不是正與告子義外之說

一般卓

再見因呈所撰論語精義備說觀二章畢即曰大抵看聖賢語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有得處今看老兄此書只是撥成文字元不來自得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諸家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鷹乃學習之謂也復思繹浹於中則說矣此程說最是的當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此程說正得夫子意如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尹子之言當矣如游說宜其令聞廣譽施其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爲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柰何却如何見得真不

愠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遠處轉窮究轉有深義今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隔下了見識止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於自己本無

所益鄉令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此支  
離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  
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  
無以待之 大雅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時  
習字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擴之問多  
把習字作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  
是講習亦不必須是行翰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  
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  
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曲些問伊川解不  
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

忖度榦曰既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必是在內曰范氏  
這一句較踈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相似樂便是  
箇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伊川發  
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比於說  
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乎如  
何曰此也是小可事也未說到命處爲學之意本不欲  
人知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  
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榦

蕭定夫說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本是無定底字  
若止云仁則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



便實如上蔡所謂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以此推之方是學某到此見學者都無南軒鄉來所說  
一字幾乎斷絕了蓋緣學者都好高說空說悟定夫又  
云南軒云致堂之說未的確曰便是南軒主胡五峯而  
抑致堂某以為不必如此致堂亦自有好處凡事好中  
有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要自家辨  
得始得震

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實字來解求  
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直鄉云若如此  
說一部論語只將求仁二字說便了也先生又曰南軒  
只說五峯說底是致堂說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

有說得好處或有文定五峯說不到處蓋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章

問有子言孝悌處先生謂有子言語似有此重複處然是  
其誠實踐履之言細咀嚼之益有味振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又云以其說不  
合有節目多不直截某因謂是比聖人言語較緊且如  
孝弟之人豈尚解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  
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  
平不消如此急迫看振

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為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  
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起頭說得重却得孝弟也

者其爲之之本與却說得輕了先生曰上兩句汎說下  
兩句却說行仁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爲行  
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聖賢言仁不同此是說爲仁若巧言令色鮮矣仁却是  
近裏說因言有子說數段話都說得反覆曲折惟盡徹  
一段說得直截耳想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子  
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歎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人傑  
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  
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  
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此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

去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故集注着箇大凡也  
明作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  
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  
所以說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  
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爲人於  
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  
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友愛不衰或  
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  
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感發得  
問于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

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爭鬪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  
 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  
 安得為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  
 又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  
 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  
 說此之謂犯上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  
 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  
 之事君當熟諫個

問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於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  
 所為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  
 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為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絕

無可知寓

犯上者鮮矣是對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淺深若鮮矣仁則  
 是專言這非只是少直是無了但聖人言得慢耳義剛  
 犯上者鮮矣之鮮與鮮矣仁之鮮不同鮮矣仁是絕無了  
 好犯上者鮮則猶有在下面未之有也方是都無個  
 問君子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為仁  
 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  
 是且引來上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來說曰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較親切於親孝故忠可移  
 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便是本寓  
 問合當說本立而未生有子何故却說本立而道生曰本

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節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一  
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賀孫

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有學心以下  
孝弟仁之本

子上說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須如此說只平穩就事

上觀有子言其為人孝弟則必須柔恭柔恭則必無犯

上作亂之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便

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蓋能孝

弟了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也昔人有問孝弟

為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

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從兄事親得宜者行義

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

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

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舍孝弟則無以本

之矣璘可學  
錄別出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其良心之發見為仁甚易曰此

說固好但無執著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為人孝弟則和

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為此且

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可學

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

始又曰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親、是第一

件事故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曰知得事親不可不孝事長不可不弟是為義之本知事親事長之節又為禮之本知事親事長為智之本張仁叟問義亦可為心之德曰義不可為心之德仁是專德便是難說某也只說到這裏又曰行仁之事又曰此仁字是偏言底不是專言底又曰此仁是仁之一事節

胡光說嘗見世間孝弟底人少間發出來於他事無不和順慈愛處自有次第道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箇道理中間跌斷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來了所以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孝弟為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

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南升

陳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久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非克己復禮為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為仁

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爲仁之本  
就事上說克己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只是  
大學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  
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伯羽

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莫是志  
不立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  
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  
却昏了又問伊川言仁是本孝弟是用所謂用莫是孝  
弟之心油然而生發見於外曰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  
仁後有是孝弟可學

**直**鄉說孝弟爲仁之本云孔門以求仁爲先學者須是先

理會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  
道心集注所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會得是箇甚底  
學問方始有安頓處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  
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  
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  
這四者做出来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  
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  
於敬如貴貴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大夫下大夫言  
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般禮智亦然  
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  
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

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禮智亦必以此為本也變孫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坎也鉄

問孝弟為仁之本便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之意曰然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言行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

仁之端正是此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其言也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關說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憫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祖道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說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却以弟屬義何也  
曰孝於父母更無商量個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  
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  
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  
者仁之用 端蒙。集注。愛之理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  
是那滋味方子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  
那根上來 佐

仁是未發愛是已發節

仁父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看便分明一  
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  
發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  
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  
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  
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  
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問張無垢說仁者覺也口  
覺是智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  
只是便把做仁不得 賀孫



說仁者愛之理曰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  
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  
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  
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  
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  
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  
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  
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  
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斂欲底意思雉  
愛之理能包四德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  
不忍人之心能包四端也伯羽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  
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  
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  
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  
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便知是性在  
裏面植

問先生前日以為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是愛之理以節  
觀之似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這  
愛之理又問節常以專言則包四者推之於體上推不  
去於用上則推得去如無春則無夏秋冬至於體則有  
時合下齊有却如何包得四者曰便是難說又曰用是

恁地時體亦是恁地問直知已前說仁義禮智皆是仁  
仁是仁中之切要底此說如何曰全謂之仁亦可只是  
偏言底是仁之本位節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為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  
只是仁專此心之德淳。心之德  
知覺便是心之德端蒙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為心之德泳。愛之禮心之德  
問心之德愛之理曰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賀孫  
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  
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賀孫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

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  
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  
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道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為  
愛其理則仁也仁兼四端者都是這些生意流行賀孫  
其為仁也孝弟章心之德愛之理戴云仁者仁此者也義  
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只是以孝  
弟為主仁義禮智只是行此孝弟也先生曰某尋常與  
朋友說仁為孝弟之本義禮智亦然義只是知事親如  
此孝事長如此弟禮亦是事親事長之禮知只是知  
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為心之德則全得三者而有之

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專言則包四者是也愛之  
理如所謂偏言則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  
是感動處便見有感而動時皆自仁中發出來仁如水  
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圓池池雖不同皆由水  
而為之也卓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  
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  
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  
非之理也時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  
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端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聖賢所言又或不同如何曰聖賢  
言仁有就心之德說者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有就  
愛之理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之類過

楊問仁者愛之理看孔門答問仁多矣如克己等類愛字  
恐未足以盡之曰必着許多所以全得那愛所以能愛  
如克己復禮如居處恭執事敬這處豈便是仁所以喚  
醒那仁這裡須醒覺若私欲昏蔽這裏便死了沒這仁  
了又問心之德義禮智皆在否曰皆是但仁專一心之  
德所統又大安卿問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曰  
固是愛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箇愛  
之理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在大裏面透

錄云仁只是一箇仁不是有一箇大底仁其中又有一箇小底仁嘗粗譬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泉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即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寓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歛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美

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時舉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

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大和是也仁是  
 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為私欲所  
 昏才克已復禮仁依舊在直如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  
 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語三仕三已不為仁管仲  
 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  
 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人生亡立化有一箇人依  
 節死義畢竟還仗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是  
 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  
 當死即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即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  
 類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  
 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

思轉好南升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  
 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  
 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  
 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  
 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  
 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  
 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  
 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  
 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  
 愛之理云者克已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已復

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  
得此愛其餘皆然力行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  
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  
之性便是愛之理也嘗譬如一箇物有四面一面青一  
面紅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則仁也紅屬南方禮也  
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然這箇物生時却從東  
方左邊生起故寅卯辰屬東方便是這仁萬物得這生  
氣方生及至巳午未南方萬物盛大便是這生氣已充  
滿及申酉戌西方則物又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  
不去故生氣到此自是收斂若更生去則無收殺了又

至亥子丑北方生氣都收藏然雖是收斂早是又在裏  
面發動了故聖人說復見天地之心可見生氣之不息  
也所以仁貫四端只如此看便見備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  
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少頃  
問濂溪中正仁義之說先生遽曰義理才覺有疑便割  
定脚步且與究竟到底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  
如義如智如禮亦然識得道理一一分曉了然如在目  
中則自然泱洽融會形之言語自別若只仿像測度才  
說不通便走作向別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  
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謨退而講曰一性稟於

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者也方窅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体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体發於惻隱

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適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体為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攝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

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欵曲研究識盡全体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峰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學者緊切用功處宜加意焉

此一條中間初未看得後復以書請問故發明緊切

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

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其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

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太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之正如疏導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謨先生嘗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孟中有專就心之德上說者如克己復禮承祭見賓與答樊遲居處恭仁人心也之類有就愛之理上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與愛人惻隱之心之類過續與朋友講此因曰就人心之德說



者有是心之德陳廉夫云如此轉語方得先生嘗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蔡季通曰如雍也可使南面是也先生極然之揚至之嘗疑先生君子而時中解處恐不必說而又字先生曰只是未理會此意過曰正如程子易傳云正不必中中重於正之意曰固是既君子又須時中彼既小人矣又無忌憚先生語輔漢卿曰所看文字於理會得底更看又好過

孝弟為仁之本注中程子所說三段須要看得分曉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

程子說

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羞惡羞惡則有遠逆處惟孝弟則皆是順義

伊川說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言最切須子細看方知得是解經密察處非若今人目看得不子細只見於我意不合便胡罵古人也銖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是發出來底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論行仁則孝弟為仁之本如親仁民愛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須先從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所載程子曰兩段分曉可觀語錄所載他說却未須看如語錄所載盡得孝弟便是仁此一段最難曉不說明如何故如此說明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

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這箇仁字是指其周遍  
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這箇仁字是指其本体  
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  
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  
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  
流出賀孫

問孝根原是從仁來仁者愛也愛莫大於愛親於是乎有  
孝之名既曰孝則又當知其所以孝子之身得之於父  
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孝不特是承順養志  
為孝又當保其所受之身體全其所受之德性無忝乎  
父母所生始得所以為人子止於孝曰凡論道理須是

論到極處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動出來便  
是孝程子謂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  
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  
弟未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  
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  
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淳  
由孝弟可以至仁一段是劉安節記最全備問把孝弟與  
做仁之本却是把枝葉做本根曰然賀孫  
由孝弟可以至仁則是孝弟在仁之外也孝弟是仁之一  
事也如仁之發用三段孝弟是第一段也仁是箇全體  
孝弟却是用凡愛處皆屬仁愛之發必先自親親始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

問孝弟爲仁之本或人之問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弟之中程子謂行仁自孝弟始是人在孝弟之外曰如何看此不子細程先生所答煞分曉據或仁之問仁不在孝弟之中乃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陽去方行到信州程子正說在孝弟之中只一箇物事如公所說程子之意孝弟與仁却是兩箇物事豈有此理直卿曰正是倒看却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麼做仁前日戲與趙子欽說須畫一箇圈子就中更畫大小次第作圈中間圈子寫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寫仁義禮智四字仁之下寫惻隱惻隱下寫事親事親下寫仁民仁

民下寫愛物義下寫羞惡羞惡下寫從兄從兄下寫尊賢尊賢下寫貴貴於禮下寫辭遜辭遜下寫節文智下寫是非是非下寫辨別直卿又謂但將仁作仁愛看便可見程子說仁主於愛此語最切曰要從裏面說出來仁是性發出未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今人看道理多要說做裏面去不要說從外面來不可曉深處還他深淺處還他淺寓行仁自孝弟始蓋仁自事親從兄以至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無非仁然初自事親從兄行起非是便能以仁遍天下只見孺子入井這裏便有惻隱欲救之心只恁地做

將去故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只是就這裏當愛者便

愛蓋

卿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  
曰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  
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  
不是未達曰當字不是又曰未說着愛在他會愛如目  
能視雖瞑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  
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節

舉程子說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說得  
甚險自未知者觀之其說亦異矣然百行各有所屬孝  
弟是屬於仁者也因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箇生底

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  
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  
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  
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愛恭敬果毅知覺  
之屬則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固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之所轄  
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而居州鎮  
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  
在先故也八條

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  
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

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  
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  
仁之事非是行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  
為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  
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性性只是有箇仁  
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  
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  
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必大  
問明道曰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既曰孝弟如何又有  
不中理曰且如父有爭子一不中理則不能承意遂至

於犯上問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如何  
曰此是不忘其所由生底意故下文便接孰不為事事  
親事之本來說其他愛字皆推向外去此箇愛字便推  
向裏來玩味此語儘好問或人問伊川曰孝弟為仁之  
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川曰非也不知如何曰  
仁不可言至仁者義理之言不是地位之言地位則可  
以言至又不是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便由孝弟以至  
仁無此理如所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聖却是地位之  
言程先生便只說道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  
是仁又曰孝弟仁之一事問曰仁是義理之言蓋以仁  
是自家元本有底否曰固是但行之亦有次序所以莫

先於孝弟問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  
 仁人心也皆如所謂乾卦相似卦自有乾坤之類性與  
 心便有仁義禮智却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性其理  
 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者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  
 也孝弟者性之用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也問伊  
 川何以謂仁是性孟子何以謂仁人心曰要就人身上  
 說得親切莫如就心字說心者兼體用而言程子曰仁  
 是性惻隱是情若孟子便只說心程子是分別體用而  
 言孟子是兼體用而言問伊川曰仁主乎愛愛便是仁  
 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某嘗說  
 仁主乎愛仁須用愛字說被諸友四面攻道不是曰伯

恭亦云說得來太易了愛與惻隱本是仁底事仁本不  
 難見緣諸儒說得來淺近了以二先生便說道仁不是  
 如此說後人又却說得來高遂沒理會了又曰天之生  
 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以氣言則春夏  
 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是箇坯  
 樸裏便有這底天下未嘗有性外之物仁則為慈愛之  
 類義則為剛斷之類禮則為謙遜智則為明辨信便是  
 真箇有仁義禮智不是假謂之信問如何不道鮮矣義  
 禮智只道鮮矣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  
 便義也在裏面知覺謂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如孝弟為

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愛而言如巧言令色鮮矣仁  
汎愛衆而親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復禮爲仁却是專言  
纔有私欲則義禮智都是私愛也是私愛譬如一路教  
州必有一帥自一路而言便是一帥自一州而言只是  
一州之事然而帥府之屬縣便較易治若要治屬郡之  
縣却隔一手了故仁只主愛而言又曰仁義禮智共把  
來看便見得仁譬如四人分作四處住看了三箇則那  
一箇定是仁不看那三箇只去求一箇如何討得着又  
曰仁主乎愛如燈有光若把光做燈又不得謝氏曰說  
若不知仁則只知克己復禮而已豈有知克己復禮而  
不知仁者謝氏這話都不甚穩問知覺是仁否曰仁然

後有知覺問知覺可以求仁否曰不可問謝氏曰試察  
吾事親從兄之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何也曰  
便是這些話心煩人二先生却不如此說問謝氏曰人  
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如何曰人心本無偽如何  
只道事親從兄是不偽曰恐只以孝弟是人之誠心否曰  
也不然人心那箇是不誠底皆是誠如四端不言信蓋  
曰端皆是誠實底問四肢痿痺爲不仁莫把四肢喻萬  
物否曰不特喻萬物他有數處說有喻萬物底有只是  
頃刻不相應便是不仁如病風人一肢不仁兩破仁爲  
其不省悟也似此等語被上蔡說便似忒過了他專把  
省察做事省察固是好如三省吾身只是自省看這事

合恁地不合恁地却不似上蔡諸公說道去那上面察探要見這道理道理自在那裡何用如此等候察探他且如上蔡說仁曰試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便都似剩了仁者便有所知覺不仁者便無所知覺恁地却說得若曰心有知覺之謂仁却不得仁字最難言故孔子罕言仁仁自在那裡夫子却不曾說只是教人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說得仁前面話仁者其言也認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樂山之類便是說得仁後面話只是這中間便着理會仁之体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者便是四端

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不得問先生作克己齋銘有曰求之於機警危迫之際想正為此設曰後來也改却不欲說到那裏然而他說仁說知覺分明是說禪又曰如湖南五峯多說人要識心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却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藥以治眼然後眼明他而今便把孟子愛牛入井做主說却不知孟子他此說蓋為有那一般極愚昧底人便着恁地向他說道是心本如此不曾把做主說諸公於此便要等候探知這心却恐不如此幹。集義

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滿體是仁肉自



一念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  
 做底事若說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來上蔡之意蓋謂  
 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  
 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或錄云上  
 信知覺上說不就為仁說聖人分明說克己復禮為  
 仁不魯說知覺底意上蔡一變云云蓋卿錄云孔門  
 此說為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上蔡一變而為張  
 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蓋卿  
 子韶一轉而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蓋卿  
 為陸子靜子韶所不敢衝突者  
 子韶盡衝突方子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待否曰亦是仁  
 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

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為仁只是推行仁  
 愛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  
 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種  
 子說初看未曉似悶人看熟了真擲撲不破淳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上蔡謂事親從兄時可以知得仁是  
 大不然蓋為仁便是要做這一件事從孝弟上做將去  
 曰就事親從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來要知箇仁  
 而已不是要為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覺為仁但以覺  
 為仁只將針來刺股上才覺得痛亦可謂之仁矣此大  
 不然也時舉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祖道錄云他自

使去了此心在外如何得仁不是別更有仁雜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為己為人且如動容貌正顏

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

或以巧言為言不誠曰據某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

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

其心還在腔子裏否文蔚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

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机巧蓋欲

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仲

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

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

仁者不干事偽去

問巧言令色是詐偽否曰諸家之說都無詐偽意思但馳

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矣人傑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但

辭不迫切有含蓄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些在則失

聖人之意矣人傑

問鮮矣仁集注以為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否曰人多鮮

作尚有些箇仁便粘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

皆逐物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所

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為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淳

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穎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南升

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道夫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

深矣明作

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為正曰便是這一章都生受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處子細玩味問游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却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仁須到那仁處便安排一箇仁字安頓放教却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則三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來相參子細玩味看道理貫通與不貫通

便見得如洙泗言仁一書却只總來恁地看却不如逐  
段看了來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曰曾理會得伊川  
曰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否榦曰有這性便有這仁仁  
發出來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  
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盡是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  
了私慾之害豈特是仁和弟見了問何以不  
曰鮮矣義禮智而只曰鮮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  
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色四者先生  
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向裏看便見得且如這事合  
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人知  
得恁地便是向外問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亂

絲須逐一別撥得言語異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須見  
得有箇揔會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逞顏  
色與仲山甫之令儀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  
底惡訐以為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  
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荏又是令色之尤  
者也榦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一

論語三

學而篇中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周伯壽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盖卿

伯壽問曾子只以此三者自省如何曰盖是來到這裏打不過又問忠信曰忠以心言信以事言青是青黃是黃

這便是信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忠信內外也這內外二字極好節

問曾子三省曰此三省自是切已底事為人處如何不要忠一才不忠便是欺矣到信知就事上去看謂如一件事如此為人子細斟酌利害直似已事至誠理會此便是忠如這事我看得如此與他說亦是如此只此便是信程先生云循物無違之謂信極好不須做體用說謙斐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

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此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簡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道夫

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或錄云他自覺猶於此欠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格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

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  
改鉢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  
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  
者而已鑄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  
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  
尾底淳

為人謀時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只是  
箇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  
節○只人  
謀不忠

為人謀而不忠乎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  
思量便盡已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它謀如烏喙是  
殺人之藥湏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湏向  
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已謀必盡  
為他人謀不曾着心謾爾如此便是不忠泳

問為人謀有二意一是為人謀那事一是這件事為已謀  
則如此為人謀則如彼曰只是一箇為人謀那裏有兩  
箇文勢只說為人謀何湏更將為已來合挿此項看為  
人謀不忠如何便有罪過曾子便知人於為已謀定是  
忠便不必說只為人謀易得不忠為人謀如為已謀便  
是忠不如為已謀便是不忠如前面有虎狼不堪去說

與人不須去便是忠若道去也得不去也得便是不忠  
文勢如此何必拗轉枝蔓看文字自理會一直路去豈  
不知有千蹊萬徑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  
透如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恣寬易使人  
向別處去某所以做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  
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寓

為人謀而不忠謀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  
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子細致悞他事  
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似為己為盡心夔孫 為人  
謀不

忠與朋友  
交不信

問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

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  
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  
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  
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  
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  
要省察時舉。寓錄同別出

子善問云云曰未消說計較只是為別人做事自不着意  
這箇病根最深於計較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  
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形  
便有此事這處須用省察寓

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



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已若胡乱應去便是不忠或謂  
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  
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  
甚着緊把他人便全不相干大段緩了所以為不忠人  
須是去却此心方可明作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節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  
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鷄鳴而  
起孳、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  
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寓錄作令便是戒  
謹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寓錄畧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  
便道有無便道無寓錄與朋友交

忠信實理也道夫。忠信

忠信以人言之蓋忠信以理言只是一箇實理以人言之  
則是忠信蓋不因人做出来不見得這道理端蒙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  
端蒙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  
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義剛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已為忠見於  
物為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字說也得儗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  
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  
心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可學

問忠信二字曰忠則只是盡已與事上忠同體信不過是  
一箇實字意思但說處不同若只將做有諸已說未是  
祖道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道夫

林子武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字本是忠字之注脚今又  
要討盡已注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為人謀  
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問祖之謂忠  
問盡已之謂忠不知盡已之甚麼曰盡已之心又曰今人

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節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  
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  
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  
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  
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  
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  
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  
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卓

問盡已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  
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

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  
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  
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  
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壯祖  
或問學者盡已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  
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  
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  
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  
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學  
蒙

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以用也 泳。盡已謂忠以實謂信

文振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  
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  
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  
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  
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已自盡為忠循物  
無違謂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已循物無違譬如香炉只  
喚做香炉桌只喚做桌便著實不背了若以香炉為桌  
桌為香炉便是背了它便是不著實 恪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  
盡如為人謀一事須直與它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

做則直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  
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忠信即是忠之見於事  
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  
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已處說信則  
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問忠信為傳習之本曰人  
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個

林正卿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自中心而發出者  
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且如甲謂之甲乙謂之  
乙信也以甲為乙則非信矣與發已自盡循物無違之  
義同又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與盡已之忠如何  
曰不同曾子答門人一貫之問借此義以形容之耳際

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  
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  
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問  
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  
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  
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發出來更有甚  
麼物事賀孫

忠就心上看信就事上看忠信內外也集注上除此一句  
甚害事方子。集注諸事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注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  
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

忠乎節

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為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為本少

間亦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

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素

伯豐舉程先生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誠便是忠信

否曰固是至之問集注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

之本曰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為本之意若無

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恪

問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本若不誠實便傳也傳

箇甚底言未畢先生繼云習也習箇甚底南升

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須博學而後守

之以約否曰參也魯其為人質實心不大段在外故雖

所學之博而所守依舊自約道夫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撲實頭省氣力處

用功方子

問諸子之學愈遠而失真莫是言語上做工夫不如曾子

用心於內所以差否曰只為不曾識得聖人言語若識

得聖人言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理便能切已用工

如曾子也明作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

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為不習而傳與人亦是不忠信

者問如此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

却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為本而後濟之以學道夫。集注

或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曰忠信只是一字只是就這一物上見有兩端如人問自家這件事是否此事本是則答之以是則是發已自盡此之謂忠其事本是自家答之以是則是循物無違是之謂信不忠不信者反是只是發於已者既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一事而有兩端之義也。問

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如何循物無違曰只是依物而實言之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已者自然竭盡便是忠見諸言者以實便是信循物無違如這桌子

黃底便道是黃黑者便道是黑這便是無違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者之謂孚見於事者之謂信卓

問發已自盡為忠曰發已是從這匕上發生出來盡是盡已之誠不是盡已之理與孟子盡心不同如十分話對人只說七分便是不盡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語已都包了如盞便喚做盞楪便做楪若將楪喚做盞便違背了忠是体信是用自發已自盡者言之則名為忠而無不信矣自循物無違者言之則名為信而無不出於忠矣。淳

問發已自盡為忠何以不言反已曰若言反已是全不見

用處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更無餘蘊便是忠處  
恕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分話只此便是  
不忠循体事物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徃徃  
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  
當分明大雅

問何謂發已自盡曰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三  
兩分這便是發於已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  
恰方說病相似也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  
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  
有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信信則必是曾忠池本作不信必  
曾忠所以謂表裏之謂也問伊川謂盡已之謂忠以實

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之語周於事  
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嚴故截然方正大抵字  
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孺何嘗說得  
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  
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秤停得也不多半箇  
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平時不喜人說文章如易傳序  
之類固是說道理如其他小小記文之類今取而讀之  
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曰盡已之謂忠今  
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  
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  
人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

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  
近義則不可以復道別出寓

仲思問如何是發已自盡曰發於已而自盡其實先生因  
足疾舉足言曰足有四分痛便說四分痛與人說三分  
便不是發已自盡又問循物無違曰亦譬之足實是病  
足行不得便說行不得行得便說行得此謂循其物而  
無違楊舉伊川言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伊川之  
說簡潔明通較又發越也寓因問忠信實有是事故實  
有是言則謂之忠信今世間一等人不可與露心腹處  
只得隱護其語如此亦為忠信之權乎曰聖人到這處  
却有箇義存焉有可說與不可說又當權其輕重如不

當說而說那人好殺便與說這人當殺須便去殺他始  
得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不近義豈所謂信因說伊川  
講解一字不苟如論語中一項有四說極的當一心之  
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直是  
不可移易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  
問集注說忠恕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此借學者  
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  
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  
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胸中流出學者須着  
勉強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為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



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  
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  
寓

循物無違即是以實但說得較詳閱祖

循物無違為信循此事物不違其實銖

循物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小曰小此之謂循物無違物

之大曰小小曰大此之謂違於物個

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物便是事物信主言而言蓋對忠而

說在已無不盡之心為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為信木之

或問循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

物凡言物皆是面前物今人要高似聖人了便嫌聖人

說眼前物為太早須要擡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

物亦只是這眼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

仁與忠乃則也學蒙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為表裏內外何也曰盡已之謂忠見

於事而為信將彼已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

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

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

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又信矣又

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

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

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

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問伊川曰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就事而言故曾子言信便就交際上說問范氏以不忠作有我與人以不信作誠意不至游氏以忠為操心以信為立行楊氏以不忠作違仁以不信作違道三說皆推廣非正意先生曰三說不同然操心立行底較得誠意不至有我與人底寬違道違人底疏問傳不習乎曰傳人以已所未嘗習之事然有兩說

謝先生解論語有過處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只說為人謀而上蔡更說子居靜慮所以處人使學者用工不專故說論語孟子惟明道伊川之言無弊和靖雖差做而

却無前弊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學聚問辨矣而繼之以寬居信道篤矣而先之以執德弘人心不可促迫須令着得一善又著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着一般第二般來便未着得如此則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問曾子用心於內工夫已到又恐為人謀而未忠朋友交而不信傳而未習日加省察求欲以盡乎人也先生細思少定曰如何分內外得游氏之說正如此為人謀不忠便是已有未盡處去那裏分作內外果如此則多學而識之者歟

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信却是  
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 端蒙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 淳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道治也作開導無義理道之以政方可訓開  
導人傑

因說千乘之國疏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零筭不徹曰  
此等只要理會過識得古人制度大意如至微細亦不  
必大段費力也 閱祖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  
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

適 伯羽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 閱祖

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件事只當逐句看  
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  
要着兩句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  
恐是聖人便見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衆人緣  
不見得所以說得一頭又遺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  
事但衆人說得自是及聖人說話聖人說得自別便  
是大賢說話也自是及聖人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  
人別共衆人非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時

定自是別有闕竅決不及聖人也

問道千乘之國章曰龜山說此處極好看今若治國不本此五者則君臣上下漠然無干涉何以為國又問酒是先有此五者方可議及禮樂刑政曰且要就此五者反覆推尋看古人治國之勢要此五者極好看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南井曰出

○集注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

方始得上下交接賀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然又敬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邪不愛人固

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  
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  
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  
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處個

**子升問集注**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  
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  
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  
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  
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  
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是如  
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業

**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做去**木之

**子升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  
改惟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  
為主木之云如此凡事都着信不止與節用相繫屬曰  
固是木之

問五事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曰始初須是敬方能信能敬  
信方真箇是節用真箇節用方是愛人能真箇愛人方  
能使民以時然世固有能敬於己而失信於人者故敬  
了又有信亦有能信於人而自縱奢侈者故信了又用  
節用亦有自儉嗇而不能推愛他人者故節用了又用  
愛人愛人了又用使民以時使民不以時却是徒然也

明作

道千乘之國五者相因這只消從上順說人須是事之敬  
方會信總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忽便沒有成今日  
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明日奢便不是節  
用不會節用使急征重斂如何得愛民既無愛民之心  
如何自會便民以時這是相因之說又一說雖則敬又  
須着信於民只恁地守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着務節  
儉雖會節儉又須着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  
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為雖則是愛民又須着課農業  
不奪其時賀孫

吳伯遊問道千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

於事沒理沒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儉  
暮奢焉能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  
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  
能信者時舉錄作世固有能敬於信又用節用有能示  
信於人而自縱欲奢侈者節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  
時舉錄作有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  
自鄙吝慳儉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及為政今觀使  
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  
未大段是政事在錄。時  
問敬事而信章五者相承各有次序是能如此而後能如  
彼抑既如此更要如彼耶曰能恁地敬便自然信下句

又是轉說節用了更須當愛人愛人了更當使民以時  
有一般人敬而不能信有一般人能節用只是吝嗇却  
不能愛人故能敬便自然信而敬又不可以不信聖人  
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  
語都如此曰信與節用有何相關曰信是的確若不的  
確有時節有時又不節溥

陳希真問須生敬了方可以信先節用了方可以愛人又  
須是使民以時是如此否曰這般處從上說下固是一  
般意思從下說上又是一般意思如敬事而信固是有  
人凡事要誠信然未免有不敬處便是不實有人却知  
節用然不知愛民則徒然鄙吝於己本不為民有人知

所以愛人却不知勿奪其時這般處與君子不重則不  
威一章都用恁地看賀孫

### 弟子入則孝章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  
得事父兄如何而為孝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尚未  
終先生曰下面說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  
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  
須認聖人語脉不可分毫走作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

病南升

問泛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  
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

沈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它自當泛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池本作思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沈愛又流於兼愛矣間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熹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沈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

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寓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不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錄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



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  
賀孫

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群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  
聒噪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  
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  
書六藝之文詩書是大槩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  
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問集注力行而  
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  
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  
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  
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

或前言往行亦可 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  
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  
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忒重  
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  
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  
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明作集未

問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  
件條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  
之當然矣如集注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  
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為孝為弟亦有不當

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車  
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節

胡氏解則以學文謂古者有業文之家今觀微子之命蔡  
仲之命左傳中數處誥命大抵文意相類及以闕宮殷  
武末章觀之誠恐古人作文亦須有箇格樣遍相祖述  
必大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曰只變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  
斯須之間人誰不能未知他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  
色之說便見得賢賢之誠處明作

問變易顏色莫是待臨時易色未善曰亦不必如此說只

是下面致其身竭其力太重變易顏色太輕耳可學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

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德明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說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儒用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揆推只做七八

分留兩三分淳

或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

如何使時舉

事君能致其身集注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明

袁子節問賢賢易色章曰資質好底也會恁地問學也只

是理會許多事明舉

漢臣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邪  
蓋人固是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教條者然使  
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  
吾必以為已學也時舉

問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  
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必竟是曾學  
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  
得是曰今日本欲看君子不重不威一章又見稍長不  
敢貪多曰慢看不妨只要常反覆玩味聖人肯要尋見  
着落處又云近覺多病恐來日無多欲得朋友勇猛近

前也要相傳其之心便是公之心一般南升

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背  
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  
未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籠了故謂  
其辭氣抑揚太過也雙孫

雖曰未學世間也有資稟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此兩  
句被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其言之有弊明作

易色須作好德如好色說若作變易顏色恐裏裡欠了字  
多這也只是敬賢之誠問此四事莫是箇處得極至只  
得如此否曰這地位儘高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  
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

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  
意固善然其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此說却好  
子夏既說殺了雖是上面說務本終不如聖人之言也  
翰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話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  
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少少渾成他意  
只欲反本故說得如此激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  
何以文為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  
文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  
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如唯其言而莫子違也又說

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  
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  
自恁地平向伯恭見此說甚以為看得出賀孫

林一之問賢賢易色章曰他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固為  
激切之辭覺得那一邊偏重聖人言語便平如曰禮與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說禮只專是儉喪只  
專是戚也砥

義剛說賢賢易色一章先生接集注所言云此不若上章  
但竭力等事比上而入孝出弟之類較重所以子夏謂  
吾必謂之學矣義剛

或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人傑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却說去水北實不曾去水北便無這去水北一事明作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

不威只一套事砥

主忠信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以實之謂信振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无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身修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南升

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

如今向人說我在東却走西去那一邊便成妄誕了問  
 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  
 之則為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  
 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  
 問集注不誠無物一節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  
 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  
 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  
 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時舉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干事物之來皆當盡  
 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  
 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

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賀孫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  
 誠實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忍口裏說誠  
 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  
 是實見得非截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為善又  
 有箇為惡意思欲為是又有為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  
 何會有物賀孫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  
 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  
 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以後便皆

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  
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  
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  
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  
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  
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兩陽失時亦  
可謂之誠乎曰只是舛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  
是不要外面有裏面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  
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  
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是物也又問  
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无物否曰然伯有口道云非卿問人道

唯在忠信不誠無物口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  
惡惡又不曾為惡便是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  
始有末才間斷處便無物天地造化聖人德業未嘗有  
一息之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曷嘗間斷有些間斷則  
造化便死了故生出一箇人便是一箇人生出一箇物  
便是一箇物更無些假道夫問陰陽舛錯兩陽失時亦  
可謂之誠否曰雖地亦只是舛錯不是  
假依舊是實在人則不要外面有裏面無

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者處也人傑  
問母友不如已作不與不勝已友則他人勝已者亦不與  
之友曰不然人目是要得臨深以為高幹  
問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字如何曰勝已便是如已之意  
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友  
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

益義剛

友不如已者自是人一箇病周恭叔看得大過了上馬者  
吾師之下馬者若是好人吾教之中馬者勝已則友之  
不及者亦不拒也但不親之耳若便佞者須却之方可  
璘

問集注謂友以輔仁不如已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已  
者與之為友則彼必以我為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  
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無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  
求不如已者及其來也又馬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已者  
亦自可見道夫

趙元問無友不如已者曰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已者始有  
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已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

若只與不如已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  
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已渾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趙曰  
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者來求於  
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壯祖  
問無友不如已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  
師則求其賢於已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  
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  
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教學  
者之病可學

問無友不如已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如我  
者他又求來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



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已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皆時舉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曲折專以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

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

子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

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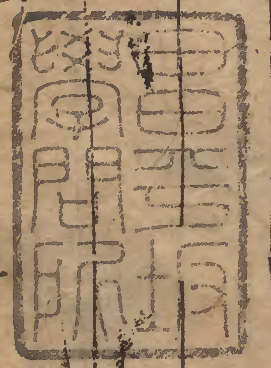
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向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

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

如已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謙緩則學

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

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伯羽



日東明

子思

今為學約

不感章敬

弄忠信亦先因敬

如已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

狐疑則盡其人神是阿味即

